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主编：姚海军

THE FRACTAL PRINCE

fractal 王子

[芬兰] 哈努·拉亚涅米 著
孙加 译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THE FRACTAL PRINCE

分形王子

[芬兰] 哈努·拉亚涅米 著
孙加 译

THE FRACTAL PRINCE

Copyright © by Hannu Rajaniemi

First published by Gollancz, an imprint of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London an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rion Publishing Group via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形王子/[芬兰]哈努·拉亚涅米 著; 孙加 译.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5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978-7-5364-8617-1

I. ①分… II. ①哈… ②孙… III. ①长篇小说-芬兰-现代

IV. ①I5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0228号

图进字21-2015-195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分形王子

-
- | | |
|------|-----------------------------|
| 出品人 | 钱丹凝 |
| 丛书主编 | 姚海军 |
| 著者 | [芬兰]哈努·拉亚涅米 |
| 译者 | 孙加 |
| 责任编辑 | 宋齐 姚海军 |
| 特邀编辑 | 李克勤 |
| 封面绘画 | 郭建 |
| 封面设计 | 李鑫 |
| 版面设计 | 李鑫 |
| 责任出版 | 欧晓春 |
| 出版 |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
| |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610031 |
| 开本 | 140mm×203mm |
| 印张 | 9.125 |
| 字数 | 200千 |
| 插页 | 2 |
| 印刷 |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
| 版次 | 2018年4月成都第一版 |
| 印次 | 2018年4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
| 定价 | 34.00元 |

ISBN 978-7-5364-8617-1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厂址: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彭祖大道南段135号 邮编:620860

目 录

CONTENTS

序 曲 王子在梦中	1
一 窃贼和匣子	6
二 塔瓦姐和邓雅札	17
三 窃贼和逮捕	26
四 塔瓦姐和阿布·努瓦斯	39
五 窃贼和猎手	46
六 塔瓦姐和行尸	56
七 窃贼和路由器	68
八 塔瓦姐和苏曼古鲁	78
九 窃贼和老虎	87
十 塔瓦姐和阿丽尔	95
十一 窃贼和伤疤	107
十二 塔瓦姐和卡林	116
十三 战脑和卡米纳里珠宝的故事	130
十四 塔瓦姐和密名	138
十五 窃贼和桑拿	151
十六 塔瓦姐和卡萨·戈麦莱	160
十七 米耶里和地球	174
十八 窃贼和瓠罩	180

十九 塔瓦妲和故事宫殿·····	192
二十 米耶里和席丹的故事·····	204
二十一 塔瓦妲和艾克索洛托·····	218
二十二 佩莱格莉妮和陈的故事·····	225
二十三 塔瓦妲和窃贼·····	228
二十四 米耶里和灵魂列车·····	237
二十五 塔瓦妲和议会·····	245
二十六 米耶里和失落的迦拿·····	253
二十七 窃贼和米耶里·····	260
二十八 王子和镜子·····	266
二十九 塔瓦妲和昂神·····	277
三十 窃贼和故事·····	281
尾 声·····	285

序 曲 王子在梦中

当夜,马特杰克^①又从梦中溜出,去见偷儿。

梦中,他身处一间书店。书店黑暗污秽,天花板很矮,一架摇摇晃晃的楼梯向上通向小阁楼。积灰的书册压弯了书架。里屋传来浓烈的熏香味,混杂在空气中的灰尘味和霉菌味中。

借着昏暗的光线,马特杰克眯眼细看手写的书架标贴。这些标贴跟他上次来的时候不一样,都是深奥古怪的题目:吞火杂耍艺人,人体炮弹,百毒不侵者,死亡骑士之墙,多种精神奇迹,逃跑专家。

他的脉搏加速跳动。他伸出手,取下一册小书。这本书的书脊上用弯曲的金色字母写着《扎其尼大炮秘史》。在梦中,他喜欢在这里读到的故事,但醒后却毫无记忆。他翻开书,读了起来。

炮弹人从没爱过她,尽管他无数次对她说过爱。他唯一的真爱是飞行。巨大的铁嘴把他猛地喷出来——那才叫刺激。那东西是祖父铸造的,据说原料是天落石中所含的金属。他想要妻子,因为他该有个妻子,这也是保证他和大炮这一对了不起的组合顺畅运行的工具。但这并不是爱……

^①索伯诺斯特的创建始祖之一,也是所有始祖中最强大的一个。

马特杰克眨了眨眼。这故事不对，牵不出偷儿来。

有人在他身后咳嗽一声。他吓了一跳，啪地合上书。要是他转身，会看见瘦高的店主坐在柜台后面，穿着一件沾有污渍的衬衫，灰色的胸毛钻出纽扣洞眼，没刮胡子，一脸凶恶，恶狠狠的眼神不高兴地盯着他。接着，他就会醒来。

马特杰克摇摇头。今夜，他不能随便做个梦就行。他有任务在身。他小心翼翼地把书放回书架，沿着楼梯朝上走去。

每走一步，他的体重都压得楼板嘎吱作响。他觉得身体沉重，楼梯扶手在手中忽然变得很软——必须小心，不然就会沉入另一个更深的梦中。就在这时，他看到了：楼梯尽头，角落的书架里，灰色的书册中夹着一抹蓝色。

楼下，店主又咳了一声，声音嘶哑，还带着痰音。

马特杰克伸出手，踮起脚尖，用指尖钩住那本书蓝色的书脊一拉。书跌落下来，还带出其他好几本。腾起的灰尘刺激着他的眼睛和喉咙，他咳了几声。

“你在上面干吗，小子？”响起了嘶哑的嗓音、突兀沉重的脚步声，还有楼板的嘎吱声。

马特杰克跪下来，把跳蚤马戏团和唱歌老鼠的书扔到一边，翻开蓝皮书。蓝皮书的书皮破了，还有凹痕，露出里头棕色的纸张。但封面上银色的星星、月亮和清真寺宣礼塔仍然闪闪发亮。

有东西沿着楼梯上来了。那东西散发着熏香和灰尘的味道。不是店主，而是某个可怕得多的古老东西，正发出纸张似的沙沙低语——

马特杰克双眼紧盯书本，翻开。书里的文字朝他扑来，就像在黄色纸页上爬行的黑色昆虫。

在古人的历史中，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从前，在印度和中

国的群岛间,有个萨珊^①国王。他手下有军队、卫兵、侍者、家仆,还有一大一小两个儿子……

文字旋转。纸张和字母鼓胀成黑白相间的手指,从书中探出。

积灰之物咳嗽低语。有什么东西轻拂马特杰克的肩膀,痒得厉害。他用尽力气紧紧抓住从书中伸出的手。字手锋利的边缘割破了马特杰克的手掌,他忍住疼痛。手把他拉进了面前的书中。他忽然置身于广阔的语言海洋,文字在他身边翻滚,就像——

波浪。冰冷的泡沫温柔地一推一拉,戏耍着他的赤足。温暖的夕阳悬在空中,白沙沙滩就像一弯微笑。

“有那么一会儿,我还以为你来不了了。”偷儿开口。他温暖的手掌紧握着马特杰克的手。他是个小个子男人,穿着白衬衫和沙滩短裤,眼睛藏在太阳镜后面,太阳镜和夜之书是一样的蓝色。

偷儿在沙地上铺了块毛巾,旁边是废弃的遮阳伞和沙滩椅。两人并肩坐着,望着夕阳缓缓沉入大海。

“这儿我常来。”马特杰克说,“嗯,曾经。”

“我知道。这就是我从你记忆中拿来的。”偷儿回答。

忽然,许多个周六下午的回忆填满了空荡荡的沙滩。马特杰克和父亲从技术集市归来,把战利品铺在沙滩上,在水中测试小小的水栖无人机;或者就坐在沙滩上,观看来往的渡船和喷气式滑板。但现在,虽然脚趾间夹着柔软的沙子,皮肤上带着太阳、汗水和盐的味道,沙滩远处还有嶙峋的红色岩石,他总觉得有什么不对。这地方不全是他记忆中的样子。

“是你偷来的。”马特杰克说。

“反正你也不怎么需要这段记忆嘛。而且,我觉得你会喜欢这儿。”

^①此处及上文所提的印度、中国的位置是作者的杜撰,并非真实的地理位置。

“还不错。”马特杰克回答，“但有些细节不对。”

“该怪你的记忆，不怪我。”

这话让马特杰克心中不安。“你看起来也不一样了。”他岔开话题。

“所以人家才抓不到我。”偷儿回答。他摘下太阳镜，放进胸袋。他的确有些变化。不过马特杰克敢发誓，他那厚厚的眼皮，那对眉毛，还有轻扯的嘴角，仍跟从前一样。

“你还没告诉我，上次人家是怎么抓到你的。”马特杰克说，“你只说了监狱，还有米耶里怎么把你弄出来，带你去火星寻找记忆，好让你替她的老板偷样东西。如果成功，她就放你走。”

“接下来呢？”偷儿微笑。他时常露出这种微笑，仿佛听到了一个只有自己能懂的笑话。

“你找到了记忆。但那地方还有个你，想夺走这些记忆。你把他骗进了监狱，只带了一个装着神祇的盒子逃了出来，外加一段告诉你该去地球的记忆。”

“你记性真好。”

马特杰克突然涌上一阵怒意，太阳穴突突直跳。

“别取笑我。我不喜欢被人取笑。再说你根本不是人，只是我编出来的东西。”

“你不是上过学吗？人家没教过你编造的东西有多重要吗？”

马特杰克嗤之以鼻，“只对契特拉古波塔^①才重要。而共同盛业^②是现实，是真实。死亡是真实，敌人也是真实。”

“看得出，你学得也很快。既然这样，你来这儿做什么？”

①本义是印度教神祇，掌管人的善恶记录。在本书中，这是索伯诺斯特始祖之一的名字。

②索伯诺斯特的终极理想：建立一个拥有全新物理原则的新宇宙，人类在其中能复活死者、实现永生。

马特杰克气得站起来，朝大海走了几步，“小心我告发你。我可以告诉其他陈^①，说你在这儿。他们会把你清除出去。”

“他们得先想办法逮住我。”偷儿回答。

马特杰克转过身。偷儿正看着他，在阳光下眯缝着眼睛，头歪着，咧嘴笑着。

“跟我说说你上次是怎么被逮住的。”马特杰克说。

“拿出请求的态度来。”

马特杰克想跟偷儿讲，他不过是自己的一段臆想，自己根本不必放低姿态请求。但偷儿身上那兴高采烈的劲儿，让马特杰克想起了妈妈从前在花园里摆放的小佛像。于是，他咽下涌到嘴边的话，深深吸口气，慢慢走了回去，坐在毛巾上，双手抱住膝盖。

“好吧。”他说，“拜托你告诉我，你上次是怎么被逮住的。”

“这就好多了。”偷儿说。此时，太阳只剩下地平线上的一丝金色，但偷儿还是戴上了太阳镜。落日铺在海中，就像流动的水彩。“嗯，这是个抵抗死亡的故事。你、我，所有人都一样——所有的故事，都是跟死亡抗争的故事。有人教过你这个吗？”

马特杰克不耐烦地看了他一眼。偷儿朝后一靠，对他咧嘴一笑。

“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他说，“猎手来找我那天，我正忙着杀薛定谔盒子里的幽灵猫。”

两人的四周，梦境拟境开始用落日、沙滩和海水描绘偷儿讲出的故事。

①这里的陈只是“原型”的一个拷贝，原型有许许多多拷贝，即下文的魂灵儿。

“其他陈”指的是其他拷贝。

一 窃贼和匣子

猎手来找我那天,我正忙着杀薛定谔匣子里的幽灵猫。

我手指里延伸出Q粒子卷曲的细丝,就像特斯拉线圈冒出的火花,伸进飘浮在舱室中央的小漆盒里。盒子后面是曲度平缓的墙,墙上显示着太空高速通道。宇宙飞船和思想束在这些通道穿梭来往,就像有人在黑暗中刷了一条闪闪星河。我们的飞船“培瑚宁”正沿着太阳系引力主干道的一条分支,从火星驶向地球。但今天,我对壮丽的景色视而不见,眼中只有那小小的黑匣子,其大小只够放一只结婚戒指,或者一位神祇的意识——或者,通向我自由之门的钥匙。

我舔舔嘴唇上的汗珠,视野中铺着蜘蛛网似的量子协议图表。“培瑚宁”的数学魂灵儿^①在我脑中喃喃低语。鉴于我只有纯人类的感官和头脑,他们把问题转译成了一件寄木细工^②盒子。我要做的,就是打开这个日式机关匣。量子协议化作了这件镶嵌木盒的质感、疤痕和纹路。木头里藏着压力点,就像绷紧的肌肉。滑动部件仿佛咧嘴的微笑。我得找出正确的顺序,才能打开匣子。

①源自果戈理所著《死魂灵》,指一个人的全部意识的复制品,也就是一个人肉体之外的所有部分。索伯诺斯特人有各种各样的魂灵儿,用途不一。

②使用各种天然木材进行精细拼接的日本手工。

麻烦的是,不能打开太早。木纹中藏着无数量子比特,每个都是“0”和“1”的叠加,每一步操作都是量子逻辑运算,由魂灵儿装置在船翼中的多组激光和干涉仪完成。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完成古人所谓量子进程的断层成像:看看匣子对我们小心施加的探查状态有何反应。动作一定要轻柔,就像从锁眼里伸进铁丝撬锁。其难度恰如一边不停地抛接几个八面体魔方,一边还要想办法把魔方复原。

我每掉落一个魔方,上帝就杀掉几十亿只小猫咪。

魂灵儿点亮图表的一部分——纠缠成一团的红线。我马上看出与之相连的另一部分。只要转转这个箭头和那个状态,再用上阿达马门^①,然后测量——

虚拟的木头在我手中发出吱吱声,咔嗒一响。

“芝麻,开门吧。”我轻声说。

佐酷长老德雷斯朵话挺多。逗他告诉我什么是匣子(当然不能让他知道我二十年前从佐酷人那儿偷了一个),不算什么难事。

想象出一只盒子,他说,再放只猫进去。一同放进去的还有部死亡机器:一瓶毒药(比如氰化物),连着一个带锤子的装置,还有放射性元素的单个原子。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原子可能衰变,也可能不衰变。衰变了,锤子就会击下,打碎瓶子;反之则不会。因此,在这一小时内,这只猫既是活的,又是死的。

量子力学声称:盒子里不是一只状态明确的猫,而是只幽灵猫,是活猫和死猫的叠加状态。这种状态一直保持到我们掀开盒子往里看为止。观测会让系统坍缩成两种状态之一——这就是薛定谔的假想实验。

^①也称阿达马变换,是量子算法的基础。

自然，他大错特错了。猫是一种宏观系统，不需要神奇的观察者的神秘干涉来决定它的死活。让猫坍缩成某种宏观状态的，是它跟宇宙其余部分的互动——也就是被称为退相干^①的现象。但在微观世界，对量子比特——即“0”和“1”的量子力学等价物——来说，薛定谔的猫是真实存在的。

匣子里装着几万亿只幽灵猫。活猫的各种状态构成了编码信息。这些信息可以是某个意识，甚至是活着的、正在思考的意识。匣子的量子比特已经转到虚无与存在之间的混沌状态，其中的意识什么都不会注意到——一系列量子门允许它继续思考、感受和做梦。只要它待在里头，就一切安好。不过，要是它想逃出来，一旦它跟周围环境开始互动——整个宇宙就会朝它砸下来，就像一吨砖头，让它坍缩成虚无。坏猫咪，死猫咪。

“那你们会把什么东西放进这种匣子里呢？”我问德雷斯朵。

“非常、非常危险的东西。”他回答。

此前一周，我们为匣子创建了一幅量子比特地图。此时，地图的一部分亮了起来，就像城市夜晚亮起灯火。我能感觉到一个结快要解开了。工作的时候，每当在某把锁、某个安保系统，或者某个诈骗对象的脑袋里找到漏洞，我都会有这种感觉。匣子上的木条在我手中滑动。魂灵儿们计算着希尔伯特空间^②运算符的谱序列，感到无上极乐的冲击，唱起歌来。亮光在地图上蔓延，盖子不易察觉地动了动——

又啪地关上。又一个寄存器彻底死掉。协议网络缠成死结。测量的结果只有死亡。我又毁掉了匣子的一部分内容。

^①量子系统状态间相互干涉的性质随着时间逐步丧失。

^②欧几里得空间的扩展，将二维或三维中的矢量几何与微积分扩展到n维空间。

我骂着娘，把那该死的东西扔到舱室另一头。Q粒子细丝从我手指处扯离消失。匣子从星河墙上弹开，在空中翻滚。

在我脑中响了数日的那句话又来了。

我不是赌王若昂。

一只小小的白蝴蝶灵巧地停到匣子上，止住了匣子的翻滚。蝴蝶扇扇翅膀。

“在你砸东西之前，”飞船用温和甜美的女声说道，“我想提醒你，这全是你自己弄出来的。”

飞船说得对。这全是我自己弄出来的。确切地说，是早先的我——原版赌王若昂，传说中的偷儿和意识窃贼，十全十美的好人——弄出来的。这家伙什么都没给我留下，除了几段记忆、几个宿敌、一份牢狱判决——还有匣子里那东西。

“你可真是一针见血。”

“你已经连续工作三天了，若昂。暂时放放手吧。”

“没时间了。你说过这东西正在退相干^①。”疲惫就像眼睛里的沙子，用刺痛提醒我，自己并不像表面看起来这么自由。我再三向“培蛭宁”的船长米耶里保证：在我和她被迫成为搭档期间，尽管我屡次企图逃跑，但那完全是误会。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向她以及她难以捉摸的索伯诺斯特^②雇主偿还人情债，绝无虚假。可惜，她仍然顽固地拒绝授予我操控自己索伯诺斯特躯体的根权限，只给我严格的基准人类操作参数。

我不能放弃。飞船首次检查匣子的时候就发现，里头的量子信息短命得很，只消再过几天，猫咪们就会寿终正寝。“匣子的设计者好像故意引入了时间限制，就像游戏。”“培蛭宁”说。

①量子力学术语，指量子相干性衰减。

②人类意识上载的集合体。

“你说过，这是佐酷的设计。还能有什么指望。”佐酷人有很多分支，但全都痴迷于游戏。索伯诺斯特人于此也不遑多让。一想起索伯诺斯特的困境监狱，还有里头的死亡游戏，我就浑身发抖。更别提里头的怪物犯人了——终极背叛者，长着我自己的脸，却把子弹射进我的脑袋。米耶里的老板把我弄了出来；不管她想让我干什么，都比蹲在那座监狱里强。

“我不知道该指望什么。你和米耶里都不告诉我里面有什么，也不说这跟我们的目的地有什么关系。顺便提一句，我可不怎么想去那地方。”“培翊宁”抱怨道。

“地球没那么糟糕。”我说。

“大崩溃^①后你去过那儿？”

“我不知道自己去没去过，但我知道我们现在非去那儿不可。”我摊摊手，“你瞧，我只负责偷东西，按酬付劳。要是你对整个计划有什么不满，该对米耶里说。”

“她现在心情不好，我不敢说。”蝴蝶化身在我脑袋周围盘旋，“也许你该找她谈谈，谈谈整个计划。”

这些天米耶里一直举止反常。她向来安静，哪怕在心情最好的时候，也成不了派对的中心。不过，自从我们驶离火星，在这漫长的几周时间里，她比平常更加少言寡语，大多数时间都待在驾驶室或者主舱里冥想。

“这个嘛，”我回答，“这主意听起来糟糕透顶。我一直都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讨厌的谈话对象。”这飞船说什么蠢话呢。

“那可不一定。”

“好吧。我打开这东西以后就去。”我朝匣子皱皱眉。飞船的蝴

^①指地球上的量子经济全面崩溃之后，佐酷人离开地球，反对意识脱离肉体上传的运动彻底失败。

蝶化身停到我的鼻子上，害得我猛皱眉头，最后只能挥手把它赶走。

“我觉得你是在故意转移注意力。”飞船说，“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没。我的事你全知道。”我叹了口气，“你该干干更高级的事。心理治疗机器人四百年前就有了。”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其中一个？”蝴蝶化成Q粒子泡泡消失了，留下微弱的臭氧味道，“去睡会儿，若昂。”

我碰碰匣子，摸摸它温暖的木材、坚固的轮廓，拨弄一下。匣子又在空中旋转起来，速度快得让我看不清匣子边缘。转动的匣子让我昏昏欲睡。飞船说得对。思考匣子，比思考火星、城堡和女神来得容易——而只要我一闭眼，那些东西就会一股脑儿涌进脑海。

火星上的记忆城堡本该是我的。那里面有那么多房间，那么多蜡像和铜雕，那么多宝藏和佐酷珠宝。都是从钻石大脑和众神那儿偷来的。全没了。我的一生都被阿尔肯^①吃掉了，阿尔肯还把它变成了一所监狱。只剩下这个匣子，还有附着其上的记忆。

我本可以伸手把那一切都拿回来，但我没有。为什么？

我不是赌王若昂。

在脑中，我沿着金子和大理石铺成的甬道行走，透过开着的门朝里张望，进入存放失窃记忆的房间。

我一度不愿再做赌王若昂。

那时候我住在火星上一个叫忘川的遗忘之地，给了自己一张新脸、一段新生活，还有一个名叫蕾梦黛的女子。我把秘密都藏了起来，连自己都不知道藏在哪里。

①见后文注释。

那儿有木星爆发——无论就技术还是时空而言，那都是一个奇点。火星夜晚爆发出耀眼的闪光，濒死的木星将量子之梦雨点般洒在忘川人民头上。

那儿有生死玄关，是我设计建造的，好让不死之人回忆起事物的终结。

那儿有个忘川艺术家的爱人，我从他的记忆中获得……灵感。他被木星爆发击中，我从他脑中看到了众神之火。这种东西我非要不可。

那儿还有火星佐酷人。他们从协议战争中带来了匣子，里面关着一位索伯诺斯特始祖的魂灵儿，内太阳系的统治者之一，被囚禁的神祇。

那儿有个叫吉尔贝丁的姑娘——又是一件我不该要，却非要不可的东西。我把匣子藏在她的记忆中。我那时候一脸冰冷无情（现在想来如此陌生），告诉她自己要做普罗米修斯，诸如此类。那个家伙，他才是一脸毒蛇般微笑的女神——米耶里的主人——想要的人。

那儿的机器人花园里有个女人叫雪雪，曾是地球的意识上传者。大崩溃之前，索伯诺斯特之前，她负责把孩子们传到天上，变成不死的软件奴隶。正因为这段记忆，我现在才要回到人类的老家。我知道，这段记忆的存在是有理由的，那个幽灵世界里有我要的东西。

还有一扇门关着。

我睁开眼睛。匣子仍在旋转。我确实在故意转移注意力。答案在地球上，也在我脑中上锁的房间里。

赌王若昂会怎么做？